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十六

與曹厚菴學士

復李伯潛

荅高忠憲公長君

與郝雪海

又與郝雪海

與孫北海先生

與呂巽美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與周茗柯

與葉眉初

與白涵三

荅孫鍾元先生

與總漕屈臻善

又與總漕屈臻善

與李蕢之

與高淑恬

與李杜二大學士



與孫北海先生贊小字集 稿十六條

與梁葵石編文十限

與孫鍾元徵君

與馮子韶

與韓康海

與錢磻日

復涵一四弟

復大宗伯龔芝麓

與辯若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復葉眉初

與孔聖裔

與宮宗袞

與李伯清

與晉州郭守

復張掌科

荅沙河范令

與辯若弟論文十則

與姪勗纂修先賢小子集 計十六條

古人表

文昌考

唐山屯田考

擬漢景帝戒二千石修職事詔

擬傳諭滇黔檄文

演連珠五十首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擬漢景帝詔

擬傳諭滇黔檄文

擬漢景帝戒二千石修職事詔

唐山屯田考

文昌考

古人表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六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嘉孚

男勳同較

荔彤

與曹厚菴學士

古人不說出處定有知心人相與數晨夕不似今人
 茫茫然更落落然也白沙之學自有心得雖有禪語
 瑕瑜正不相掩若定山之書未見則無由得知其學
 象山見解高朗其與晦菴亦似子游之於子夏正須
 平心觀之世以象山近於禪抑亦其末流之弊耳先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一

生以為何如

卷之十六
 兼濟堂文集
 雲煥藏本

荅高忠憲公長君

手教敘述高邑及忠憲公始末令人慨然此固生平
所素聞者而近於顧華峯處又屢寄家藏之書今承
惠數種有已見者有未見者自當詳細讀之以窮其
旨趣也晦菴之後許薛皆係嫡傳陽明見道未真遂
流於虛浮在當時已有非之者而涇陽關之尤力忠
憲公資學清淑自當繼文清之後私心竊慕無日忘
之况通家誼重乎然生之微意則欲並東林二字化
却以復同人于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又...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六 三

與郝雪海

道之至者四子之書盡之矣漢雖訓詁未大失也六朝而後決閑踰防橫流潰溢天理幾滅王仲淹韓退之盡其大而未細所謂由也升堂未入於室陽明負不世才晚而反入於虛無今之爲學大旨在於崇正辨邪自苟楊以下皆細細詳觀以察其是非而天命人心之極直示人以知所宗則淑世濟人庶不負天之所以與我者幸留意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四

神以與我者幸留意焉

人心之極直示人以知所宗則淑世濟人庶不負天

之所以與我者幸留意焉

不世才晚而反入於虛無今之爲學大旨在於崇正

辨邪自苟楊以下皆細細詳觀以察其是非而天命

人心之極直示人以知所宗則淑世濟人庶不負天

之所以與我者幸留意焉

與郝雪海

又與郝雪海

理之所在折衷聖人二程淵粹濂溪而下當推以續
鄒魯之傳但惡亦不可謂之非性此語終有病痛與
善惡皆天理之一言亦未爲得也此等處所關重大
言亦不敢輕發筆亦不敢輕落然觀孟子爲不善非
才之罪一語則惡且不欲歸之才况性乎若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誠所謂發前聖之所未
發也何如何如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誠所謂發前聖之所未
發也何如何如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善惡皆天理之一言亦未爲得也此等處所關重大
言亦不敢輕發筆亦不敢輕落然觀孟子爲不善非
才之罪一語則惡且不欲歸之才况性乎若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誠所謂發前聖之所未
發也何如何如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與孫北海先生

孔孟以後學術所以不明者總由於不知物耳物即
明德明德即性新民又明德中事也以此觀之更爲
顯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六

應然

問意即應然也濂溪又問於中事也以其體之更爲
其蓋以對學懶惰以不問者然由於然不中其體之更爲
與孫北海先生

與呂巽美

今春自恒陽以北雨雪未足而吾邑霏霏然時玉不
已繼以甘霖有秋於是可卜練餉五百萬天下困敝
小疏爲籲請蒙 恩加惠元元稍蘇積困而瘡痍正
非一端飲水皇皇何容已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七

其一 謝對水皇皇何容已哉

小類 爲 謝 對 水 皇 皇 何 容 已 哉

謝 對 水 皇 皇 何 容 已 哉

謝 對 水 皇 皇 何 容 已 哉

與呂巽美

與周茗柯

承教體用兼全之說誠爲有見然向來諸公議論不一多將體認差了認得體真用自不遺認得手便知會持認得足便知會行王陽明認得良知又曰無善無惡却是不會認得良知也孟子認得真故道性善勿論書本子靠不得若不從自心上認得真隨聲耳食如聽盲人指路必走荆棘矣天之與我渾然完全天爵章已明擴克之外別無擺脫工夫世緣紛紛先定其在我者則自不爲外所搖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八

復葉眉初

茫茫斯世不脫名利兩字有留心二氏學者便自以爲超然物表矣而道之與生俱來者尚隔河山也向於此潛心有年而不敢倡言之以世人好之者寡且恐蹈昔年南臯先生故跡也偶而談及與有心者共留一綫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九

留一綫耳

發觀昔年南臯先生始創兼濟堂而猶以與心必者

或此節必存乎而不嫌其言之足吾人懷之香冥日

以鼓然時矣而與之與主財來者尚隔河山也向

與茲世不與兼濟堂存心之凡學皆與日俱

兼濟堂

與白涵三

古之君子出處相爲循環仕隱亦非兩局僕雖不肯
奉教君子有素矣茲者歸里暫息勞人之肩祭掃祖
先之墓非徒抒其追遠之積思亦欲樂觀後起之英
才也而下邑之人進趨者寡有懷怒如先生東山高
臥潛修聖學入手究竟自然確有次第新書知統一
部十年精力所關幸其教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

稽十年精力所關幸其教之

凡習者聖學人至聖教自然歸官大業無害於一

木也而不思之人豈欲香菓育雞豕哉夫坐東山高

出之墓非徒抒其追遠之積思亦欲樂觀後起之英

才也而下邑之人進趨者寡有懷怒如先生東山高

臥潛修聖學入手究竟自然確有次第新書知統一

與白涵三

荅孫鍾元徵君

來諭王文成公生平學問功業儘自輝煌絢爛其闡發良知有功後學但傳習錄一書大段透露而無善無惡一語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所以深闢之夫尚論前輩固宜渾淳然此所關性學甚大故不容忽視也吾輩以孔孟爲律令合者尊之不合者置之豈容有心向背於其間哉僕著知統錄一書外尚有統翼數十人已有頭緒向因匆匆歸里未及每人作專論今俱一一爲之差次寬收之中而嚴析之不開後世

兼濟堂文集

卷十之六

十一

議論之端是所貴於吾輩生同此世之意也

未讀王文成公生平學問收業儘自輝煌絢爛其闡發良知有功後學但傳習錄一書大段透露而無善無惡一語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所以深闢之夫尚論前輩固宜渾淳然此所關性學甚大故不容忽視也吾輩以孔孟爲律令合者尊之不合者置之豈容有心向背於其間哉僕著知統錄一書外尚有統翼數十人已有頭緒向因匆匆歸里未及每人作專論今俱一一爲之差次寬收之中而嚴析之不開後世

荅孫鍾元徵君

與總漕屈臻善

漕糧一事卽向大司農言之僅以帶徵覆疏然地旣衝潰卽帶徵更覺苦民是在台臺觀今歲之荒歉再爲籲呼也讀台札方欲雪涕而胞弟喬訥今選桃源於是私相告語曰此臣子報稱之秋也寧敢攢眉但飛鴻可念而夫役之畚鍤如雲撫字宜先而新舊之符牒若雨欲爲良吏其難十倍於簡僻也所恃鈞衡在握呼吸捷於風雷指顧登於衽席敷徼翻於青霄縱修鱗於大壑單父鳴琴未敢望也萊蕪塵甑俾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一

學之

史錄

又與總漕屈臻善

以近日桃源觀之非昔日之桃源也昔日之水偶一泛漲今則年年澤國盖自

本朝定鼎以來各處隄防潰決水利不修而豫雍之水建甌而下直趨淮揚桃源正當其衝是以昏墊如此其亟也前以漕糧未免題請帶徵但本年既無可徵則帶徵從何下手今夏災已報水蝗而秋災未年底止希念此一方民七八年帶徵之漕先行題免本年漕糧按災題蠲此地委與他省邑不同有民有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三

漕無民則永無漕矣

國家輓輸血脉之要地深可憂也方

聖主以愛民爲心必不拘一成之例與民請命惟台臺

實圖利之

水災發而不直變

本博安鼎以來各處災劫

災無今限平

以幾日淋

又與縣曹風

與李黃之

年來宦情頓冷惟思爲歸山計以今歲水旱災傷未
敢引請要之林泉之約自不遠矣張村園中留心規
度明春始始歲半可畢其事人生只在胷懷曠遠何
必五嶽名山而後鍊真度世耶魏琛歸寄此字栽垂
楊柳與園丁謀之又見唐人有紫荆樹神人呼爲紫
相公專主菜蔬之屬其下有天平吏主豐辣判官主
儉其祀之也以茶明歲園中東南宜植一紫荆以茶
祀之則園內蔬果必盛雖傳記之言近於荒唐未可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四

歡笑耳之

林公專主菜蔬之屬其下有天平吏主豐辣判官主

儉其祀之也以茶明歲園中東南宜植一紫荆以茶

祀之則園內蔬果必盛雖傳記之言近於荒唐未可

與李黃之

與高淑恬

荒塞巖邊黃河古樹台臺登籌邊樓望白龍堆昔爲
戰場今作樂土臨風一觴何其快也又何必感慨於
寂寞乎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五



兼濟堂

與高淑恬

與李杜二大學士

僕以庸才受

朝廷知遇之恩未能報荅因病請告蒙恩休養得治
夙疴實爲深幸然回首闕廷何嘗不中心徘徊行
且止也 國家事大百姓待治如饑子之思哺所望
先生光贊密勿臻於太平僕在田間受福蔭多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六



伏主... 國家事大百姓待治如饑子之思哺所望
夙疴實爲深幸然回首闕廷何嘗不中心徘徊
時其... 之恩未始... 告業恩... 對以... 受

與孫北海先生

前者輶車南指先生遠出餞送路傍觀者爲之感嘆
他日好事者繪圖以紀之其中龐眉皓首衣冠甚偉
者則退谷先生也但不知長安此時工丹青者有能
解人意否有則亦不可少此一段佳話耳四月初九
日已抵敝郡閉戶偃息不與一毫外事惟是學道一
念時自警惕確然可以自信者而行之不倦則未之
有得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七

念執自營出於於... 日... 人... 普... 南... 典... 經... 武... 生...

與梁葵石

五月十六日雨後同二三親友至雕橋尚書里又至
曲陽橋蘭若觀韓河稻田幾數百頃望獲鹿山隔滹
沱河西如翠屏晚對信可樂也今歲秋禾可望薄收
築塲納稼烹葵剥棗率我婦子咏幽風焉僕之近况
可舉以相告者此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六

築塲納稼烹葵剥棗率我婦子咏幽風焉僕之近况
可舉以相告者此耳
五月十六日雨後同二三親友至雕橋尚書里又至
曲陽橋蘭若觀韓河稻田幾數百頃望獲鹿山隔滹
沱河西如翠屏晚對信可樂也今歲秋禾可望薄收

與梁葵石

與孫鍾元徵君

今春因病請告四月朔輶車始發於張掖門冠蓋祖
帳者幾數百人自慚無功德及於民物久宜引退况
二豎在於膏肓實實不能支吾非以易退鳴高也聞
先生許其有知止知足之義某何足以當此哉先生
年愈邵而德愈進孜孜不懈未嘗一刻不以學問爲
念聲氣爲懷誠斯斯斯人所託命者而跋涉未便翹
首蘇門先生其更有以進我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九

首蘇門先生其更有以進我耶

念聲氣爲懷誠斯斯斯人所託命者而跋涉未便翹

首蘇門先生其更有以進我耶

念聲氣爲懷誠斯斯斯人所託命者而跋涉未便翹

首蘇門先生其更有以進我耶

念聲氣爲懷誠斯斯斯人所託命者而跋涉未便翹

首蘇門先生其更有以進我耶

與馮子韶

吾鄉明代人物首推儕鶴先生文集有犯時諱者無人整理僕已詳觀而刪定之酒史終無人肯問當另刻之貴族漸以零落仰之溢逝何無行狀亦無爲請墓誌者僕豈以貴賤易交情哉言之慨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二十



與韓康海

星迴律轉和氣發生福履日進人生大抵皆爲財色
所誤若於此不感其壽不可量何病之有哉和鼎實
倏爾作古聞之駭然及閱台札知爲妬婦氣咽而死
弟爲之髮指舍弟至都知兄有一呈在太守之前足
令妬婦膽寒懦夫吐氣有功名教於斯爲大此兄不
朽之義舉也然妬婦倖以身免足矣豈可坐擁厚貲
宜將家財分與其子以慰鼎實在地之靈可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與錢礎日

讀知統錄後序何其委曲詳盡如道生意中之事也然非足下生平一一理會焉能如數家珍如此古人有作數十年而不遇一知己或數百年而不遇一知己乃足下朗朗若燭照數計誠快事也生嘗謂千古聖學說天說性說心說正說敬至易至簡而後學紛紛生多少葛藤水火之不已氣運隨之良可痛也今之所著與世共存其是而已故不欲講亦不欲爭然而足下縷晰之其功大矣卽付剞劂以公海內俾世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知鄒魯干城有人也

復涵一四弟

十七日晡後路東陽至接吾弟云云甚爲有理旣律
內文開載甚明則未可以隨人情之便也目今須將
近支一一問明如願承嗣則嗣之不願方可詢之寨
里二叔祖家再不願方可詢之公源君烈諸人也至
於雲卿乃君烈之胞弟窮困而死猶憶春間兄賙之
以麥彼亦元黯公之親血脉顧可無後而春露秋霜
不獲一陌紙錢乎似亦當覓一應立者立之也總之
七叔年高無子立後自不可少而衆論未必能畫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擇賢而立古有此說舍親及疎衆論應同兄在朝事
冗相隔千里豈能定鄉中之局今於親疎南北之間
商確合宜而行之然亦須聽大兄裁酌弟之來書不
云乎大兄宗子也弟不敢慢兄余又豈敢蹈慢兄之
譽而不合於衆論乎北宅之旣可往繼南宅亦猶南
宅之亦可往繼北宅律禮親疎參而用之以全大禮
大姓者禮義之宗也

復大宗伯龔芝麓

季夏二十八日得承蘭訊諄諄懇懇言無不盡夫牛
季蜀洛敗人家國事何如引退聽其施爲以銷人我
養壽命哉海內屬望惟在斗山懷高尚之思恐生民
立見塗炭惟宜休養元氣以起凋瘵不宜復事尅伐
以致委頓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四

以文委頓也

五月某日謝官有奏次原以賦職事不宜對事放外

兼壽命哉海內屬望惟在斗山懷高尚之思恐生民

立見塗炭惟宜休養元氣以起凋瘵不宜復事尅伐

以致委頓也

與辨若弟

支窮於亥生於子吾家先塋亥龍也水爲文心豈有不發之理但恐人事不足以副之耳門戶已有衰弱之象自非修德力學不足以濟之人生要一團天理刻刻戒慎恐懼將四書本子放在頭上如師保父母一般天理生而精神生福祿生天理死而精神死福祿死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昨得書知吾弟有悟悔機卽此便是向上機括但恐迷復再剝而心君不能作主則病根終難拔盡今幸春光明媚可將秀才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地一段起一書舍栽花種柳自然有清明氣象凡望見粉黛卽作枯顛觀作刀劍來斫我弓弩來射我觀一包濃血何足戀也禮義是行已大規模清靜是晚年真受用再以良藥濟之雖不能上壽古稀可望也兄年來每夜自己返照元氣亦漸減分數人生別無大安樂境惟有定靜良止懲忿窒慾盡之矣

復葉眉初

讀大著西北水利東南賦役諸篇洋洋灑灑王佐才也僕素志林泉每形言詠不知者以爲盡道休官之常話耳其實麋鹿之性出於誠然今乃得遂初服長安熱鬧場中翻雲覆雨不作是夢想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天啓

清

世

大

對

與孔聖裔

承惠楷木此聖林嘉樹海內楷模僕之求此非但爲樹也亦庶幾觀樹思林因林思聖而衍聖教於一脉耳魯趙六百里儼若同堂也可勝感謝至於喜高燥而忌卑濕與梧桐同其性情又賜真種子一包從茲崦山槐水之間莫非嘉蔭之所廣被流傳後世豈非千載美談乎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七

千載美談

崦山槐水之間莫非嘉蔭之所廣被流傳後世豈非千載美談乎

與孔聖裔

與宮宗衮

昨歲東門餞別深荷雅誼歸而從事參朮積勞之軀
休息漸痊平疇遠風秋林紅葉莫非佳况復味古人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言覺夢魂俱愜豈復有東華
道上想哉絲綸之地任大責重非其人未易勝也至
於服食養性之術亦知嚮慕而未得其傳近惟學息
心省事一着似是不傳之秘訣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少嘗事一普州長官

外雖資養判之消亦取醫藥而未得其術

強士感若歸歸之狀曰大責重非其人未易勝也

賦風不報賦且不報之言豈意其所難哉

若其言也平朝張風林林致業莫非對其言也

祖意東門餞別深荷雅誼歸而從事參朮積勞之軀

與宮宗衮

與李伯清

同委作趙節婦碑文因家務冗迫不敢草草着筆既而詳覽行實則又令人不禁涕涔涔下也於冬至之次日寒夜凄清迺得爲之自愧舛鄙不足發潛德之幽光耳但古人作事往往勝於今人如蘭若沙門終歸空幻而名筆巧匠點綴雲根忠孝節義如孝女曹娥之千古爲昭者鮮矣今此事誠足以不朽而大君子水源木本之思亦非尋常豎立足殫其篤摯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六
三

復晉州郭守

志書序草草爲之殊乏佳思惟筆削之爲幸仕籍內
魏暮亦係賢相官不止於拾遺應查改道釋附於卷
末極爲高識孫月峯先生舊志序亦云異端邪說在
所畧此老先正名家正相符也但成佛作祖實有其
人數句似有可商蓋二氏以生死禍福之說惑人非
理之正卽成佛作祖亦不過留其知覺於空虛寂滅
之鄉究無裨於世教也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
如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人遵向以育何商蓋二氏以主氣離離之錫慈人非
而畧此法式五谷養五昧皆也出知術非賤實育其
未盡爲高識終且峯式主舊志序亦云異端邪說在
魏暮亦係賢相官不止於拾遺應查改道釋附於卷
末極爲高識孫月峯先生舊志序亦云異端邪說在
所畧此老先正名家正相符也但成佛作祖實有其
人數句似有可商蓋二氏以生死禍福之說惑人非
理之正卽成佛作祖亦不過留其知覺於空虛寂滅
之鄉究無裨於世教也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
如

憶昔追隨杖履快聆嘉謨朝有不諱之風人多敢言之氣老掌垣實爲正人之領袖而弟樗櫟散材亦得碌碌觀成慶連茹之彙征是卽泰來之一會也逮批鱗之章迭奏高軒暫息於巖阿每南望浦雲何嘗不采葛興思伊人生嘆顧以犬馬之病檢方林下時親書史酷嗜煙霞每咏杜子美水深魚極樂林密鳥知歸之句蔬食布衣遂欲忘老承君子不忘舊交惠以好音勉以救時弟雖不肖常奉教於君子矣觀時事

孔棘寧無嫠婦之恤而自揣才弱非濟川舟楫故欲自掩其醜寧托遠志而鄙小草哉雖然知己之前尚有可狂瞽者民生爲社稷之本吏治乃綱紀之要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也養兵休民而後可以大舉也理財雖曰急務必爲久遠之謀用人尤關治體仍嚴冒濫之端至君相之主宰與言路之精神鎮定而無所撓自然天心悅豫治平不遠矣何必張皇而失其所以控馭之術哉陸敬輿趙則平皆能戡定禍亂而不棘手者也未知有采擇否

與辨若弟論文十則

近日之文鬆靈中貴端鍊清虛中貴精到不欲其郊
寒島瘦也觀墨卷則各體備矣
從來善用兵者必有心腹精銳之士以先登陷陣治
舉業之道亦猶是也蓋戰陣勝負機則俄頃舉業工
夫亦只是風簷寸晷自非精熟難以得力張觀海所
謂水火集者誠舉業之金針也

燈下忽閱新房書數篇皆精刻非向來所有然則拘
拘於家藏舊本頭者腐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舉業一道如裁衣又如造室必有體製寬窄大小悉
合於式否則不可衣而不可居矣起疎提密中疎後
密一定之法也

謝朝華啓夕秀自古格言若塵飯土羹已經小兒搏
挽千百次誰能過而問之耶新科房書宜看歷科墨
亦宜澄汰運用之妙在心固不以多爲貴也

看前輩爲不知法脈者言也若既知之則陳言務去
前輩亦爲不再設之色矣故啓楨以前之文但當寓
目而不必留心

清夜月明文心更覺十倍蕭寺中想別有會心也此
中當自領取

文者心之所顯也故必先養其心心定而氣足氣足
而神全則文之能事畢矣今文古文非有二義

浚濱先生吾郡先輩之大賢也其學得之於湛甘泉
而純正無疵百年以來此日表章之快哉讀其傳足
爲楷式

趙忠毅公文章氣節世所共知而舉業之精妙者往
往匪夷所思所謂胸有萬卷筆無點塵由其得於學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者深故心境澄徹識見高明以緒餘爲之自不可及
吾師乎吾師乎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與姪昂纂修先賢小子集計十六條

魏文侯問樂一章子夏論古樂新樂其義至矣亦必
平日所聞於夫子也今但疏其大義而其脉理之聯
絡如聞鐘石數段餘音嫋嫋非子夏之筆亦不能爲

其二

今晨起讀子夏問金革二節書一段於後卽此問答
關係世道天理人心甚大而况聖賢之言無非金玉
鐘鼎乎但余亦家務瑣瑣教子課農閒時卽參究之

其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孔子閒居于夏問民之父母一章其義甚精微初學
莫測其津渙但細玩中庸第一章與末章則可以悟
矣余今疏其大義似亦有合於經旨也宜速補入

其四

子夏喪其子七段每段闡發其義不拘拘於先儒之
訓釋蓋聖賢理道精微言辭温厚在人深心體之是
以君子貴乎尚友也

其五

古人之於詩如饑渴之於飲食衣服之於身體而後

世之學者誦之而不知其義亦鮮能觸類旁通引而喻之觀子夏詩序何其曲盡也夫子言思無邪兼風雅頌朱註似箭言風矣頌豈有惡耶

其六

毛詩序一篇檀弓內喪其明七條皆先賢卜子夏之言也今日可令人盡抄之毛詩序考注亦抄入七條每條自爲一張以便論疏於後此書已有頭緒斟酌穩當付之剞劂則在新春從事耳

其七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四書內子夏之言但用朱註足矣必不得已益之以大全其蒙引存疑淺說雖近代講意之佳者而非功令所頒若槩錄之則書太繁似不必也商之

其八

孟子中數段只寫本節如北宮黜似子夏則只寫此一節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又寫此一段也

其九

孟子才高學博又於聖人體量處見的分明故於子

夏不甚尊崇然不入孟子則疎漏而不全是以不可缺也後世如朱子之學頗似子夏而尚不及之何則子夏簡而朱子繁也

其十

史記卜子夏一段應抄入先寫大字白文其集解索隱正義小字逐段另爲一行可也司馬遷才士耳於聖人之道原未升堂入室故七十子傳亦甚草草索隱之言是也自威烈王至今若干年查示之

其十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綱鑑漢書共得四條諸書已畢惟有詩小序耳明日入園中當覓得之

其十二

子夏詩小序從漢魏叢書內覓之不得於說郛內乃得之以是知藏書之貴於博也然非有力之家亦斷斷不能夫子雖博亦由自宋遷魯殷之舊家故聞見多而又勤學好問委巷之子守四五卷書宜其終身面墻也

其十三

詩小序當另爲一冊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未易輕註它日合朱註與呂東萊叅酌之方能名家耳

其十四

家語內又書二段學不厭博小註宜盡書之於後然後書余之所論言苟有益於人雖媿媿豈復乎

家語原有孔安國本孔猛本之不同然皆出孔氏則亦未可遺照發去次敘之而入目錄於前則得之堂名詩書甚多况亦不必故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其十六

余初謂此書當在來歲可成不意其速如此雖先賢之靈所式憑而纂集者之功亦不可泯矣書成當求田兼三朱小晉二公敘之定格式傳不朽也序文附

到

其十四

詩小序當另爲一冊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未易輕註它日合朱註與呂東萊叅酌之方能名家耳

古人表

范少伯張子房張曲江李鄴侯劉伯溫王明陽智人也董江都謝安石魏鄭公狄梁公仁人也屈原劉向諸葛武侯關壯繆趙順平溫太真郭汾陽李晟宗澤韓世忠岳飛文天祥忠人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文人也蕭何曹參賈誼魏相趙克國班超李靖陶侃蘇綽姚崇宋璟陸贄裴度李德裕王朴寇準富弼韓琦范仲淹虞允文真西山耶律楚材于謙李賢經濟人也袁安楊震元魯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山趙閔道陳無已海剛齋清入也魯仲連梅福嚴子陵黃叔度管寧陶靖節王績益浩然林逋魏野逸人也鮑照謝靈運王右丞杜于美李青蓮李賀孟郊賈島李崆峒詩人也禰衡曹子建陸機陸雲蕭管王勃駱賓王徐文長才人也蔡順黃香姜詩王裒王祥劉殷薛包何子平朱壽昌孝弟人也召信臣杜詩黃霸朱邑魯恭劉寵廉范循良人也顏真卿顏杲卿張巡許遠段秀實韓通余闕方孝孺鐵鉉楊繼盛楊漣烈人也文中子周濂溪程正叔程伊川朱晦庵薛文清

理學人也古人之可稱者甚衆不盡於此而此其尤著者表而出之以爲人鏡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早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六
早

文昌考

梓潼帝君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
讎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晉戰没人爲立廟唐玄宗
僖宗宋咸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潼
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帝君而天下學
校亦有立祠祀之者其天文文昌在斗邊六星爲天
之六府殊與梓潼無涉予又按文昌化書自張仲孝
友以來有七十二化其事雖變幻爲薦紳先生所難
言然而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陰陽往復之間亦必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四

其故矣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
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
如此聽命於天若依茲行天必降福嗚呼帝君之言
若此與孔孟何異宜乎士子之崇奉之者越百世而
如一日也

唐山屯官軍遷於山西非原籍山西也明初起兵凡軍者之祖皆瀕江南北克扈從各以功大小授千百戶旗役有差而非是勞者仍爲軍分隸焉其籍則總隸南京後軍都督府也移駐山西平定州是爲守禦平定所又以其近真定也轉屬真定不屬山西永樂改北平爲北京而所又隸北京矣至二年乃令屯田平定山瘠不可耕留千戶守禦亦如故而遷百戶旗軍於唐山屯田唐山之有屯田自茲始也然他衛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則計人官授而唐山屯自永樂二年始官軍聽自開墾開墾多寡視力之勤惰也屯營十七處官實授百戶十員試百戶二員俱世襲也若軍政則每五年兵部一推遷其在所者首掌印次佐貳而屯則首管屯次巡捕巡鹽又一人爲領操凡五員不拘千百戶惟其賢能也其伍籍凡四百七十戶每戶嫡長編伍合河間河大營聽薊遼總督調戍餘爲丁其軍餉則屯田地八百四十二頃三畝五分五釐五毫每畝每歲徵糧本色壹升七合四勺共徵一千四百六十五石

二斗五升貯本縣倉克軍餉徵完卽放支無餘積也
新增子粒銀每畝按歲徵銀六釐四毫其徵銀伍百
三十七兩七錢九分八釐五毫除補官軍俸糧外餘
銀貯順德府庫以備荒也其力役有總甲管事副總
甲地方保長牌頭小甲此數役者俱無工食蓋各以
其身比有司之皂役云此唐山屯田之大畧也魏子
曰府兵之法起於宇文周以軍屯田不令坐食蓋得
三代容民畜衆之意明初仿其遺制設立軍屯其耕
穫所入足供衣食歲有操練合於大營邊圉有事調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之征戍法至善也其後議者以衛所之軍不足用乃
變而用召募之兵召募用而衛所之軍遂廢而坐食
加派曰甚民困莫支國事隨之矣夫屯田足國之本
務養兵之善計開荒墾土確然可行其所以不行者
兵將驕惰之故也苟力行之良法何難於復哉卽唐
山一屯而天下之屯政可推余故述之以備攷焉

擬漢景帝戒二千石修職事詔

詔曰朕以渺躬纂承丕緒仰託天下臣民之上夙夜
匪勉不遑逸豫省徭賦節膳御惟冀元元之民離帖
危登康樂乃連歲以來年穀未稔訟獄未衰盜賊未
息是化不下究而治無由進於古也二千石身膺司
牧承流布愷其何以佐朕又安之且職司師帥縣邑
長令所觀法也今或乘勢貪冒苞苴直公行賢愚混淆
農桑學校缺焉弗講閭里愁嘆弗獲入告爲民父母
將何如詩不云乎大車檻檻毳衣如綵咏大夫有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四四

民之實也其各殫心郡務毋骹法勿飾譽銷姦究緩
良善以稱朕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四四

民之實也其各殫心郡務毋骹法勿飾譽銷姦究緩

良善以稱朕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四四

民之實也其各殫心郡務毋骹法勿飾譽銷姦究緩

帝王君臨天下凡聲教所暨莫不來享來王非徒貪
土地之廣人民之富誠體上天眷顧之意不欲使僻
隅遐陬一物失所也在昔周初越裳氏慕聖人之德
重九譯貢白雉漢唐以來隸在版圖與中原編氓無
異是則素號嚮化非跳梁爲患者比矣邇者明政不
綱文武泄泄賦繁刑酷以致盜起燎原國以淪亾李
自成牧豎小人攻陷燕都豺狼之輩影附若雲帶甲
烏合幾於百萬宮闕災於回祿搢紳斃於敲朴原野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聖

膏肉川谷飲血元元塗炭不意復見太平天授我
大清皇帝應運龍飛關門一戰摧枯拉朽士女謳歌卜
宅定鼎收羣龍髯網羅逸臣則是我有大造於明也
然後天戈西指全秦委命鯨鯢授首短狐革面嗣以
江南荒淫民不聊生義旗東下飛渡天塹福唐二藩
御壁恐後雖玉濟之入石頭高頻之擒叔寶衡其功
績不啻徑庭茲肅王兵至蜀川勢成破竹獻寇伏誅
神人共快遂使蠶叢魚鳧之區復有披雲見天之日
爾昆明滇池兩省密邇隣壤聽覩最真既懷後后之

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生民有欲無主則亂故混沌初啓先隆盤古鉅靈之稱文明以還遂有二帝三王之號

蓋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允恭兢業聿開有道之傳逸豫罔淫必致危亾之禍

蓋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故周成王用禮教而卜年最久漢文帝除肉刑而頌德不窮

蓋聞擴地開邊陲之釁窮兵啓殃禍之端故漢光武閉玉門關而成偃武修文之治宋真宗幸澶淵城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聖

輯講信修睦之和

蓋聞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艷妻煽處褒姒以之傾周禍水滅炎飛燕於以亾僕

蓋聞人君之職在於論相故用姚崇宋璟而成開元之太平相林甫國忠而致漁陽之鼙鼓

蓋聞峻宇雕牆先聖所戒故阿房未就已來灞上之軍艮嶽初成卽召青城之變

蓋聞形勢雖強仁義爲本故秦關雖固卒致七廟傾燼天塹至險俄驚北軍飛渡

蓋聞性有真假德有純疵故富國強兵僅霸者功利之術而惇德允元乃聖王祐冒之仁

蓋聞二氣攸分陰靜陽動故春夏秋冬四時之運轉不窮元會運世萬古之循環不息

蓋聞形上者道形下者器故日月星辰天積氣而不測山川海嶽地積形而有方

蓋聞道莫大於尼山學莫真於洙泗故任止久速集羣聖之大成而刪定纂修備百王之心法

蓋聞至理合於天地大道本乎人倫故瓊笈貝葉雖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哭

多出世之微言而布帛菽粟必尚修行之實事

蓋聞文章貴於爾雅學問務在精醇故片言居要無取風雲月露之文主善爲師常有道德詩書之氣

蓋聞道本於天教出於性故楊墨害道終於無父無君而申韓繁刑卒致殺身亾國

蓋聞無生者所以求生不死者所以畏死故白馬東來四十二章不離寂靜之旨而青牛西去五千餘言

超然象帝之先

蓋聞六經盡義理之言須通時務諸子皆經濟之具

更酌人情故王莽之周禮有如黃蘗止啼而安石之
新法同於砒霜攻病
蓋聞豪傑之氣象易識議論慷慨奸雄之心事難窺
機關深密故諸葛如龍能見信於昭烈而孟德如鬼
猶自託於文王
蓋聞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故范蠡霸越歸五湖而自
號鴟夷張良報韓從赤松而託言辟穀

蓋聞爲民父母當以慈惠爲心際時荒殘當以拯濟
爲務故爲保障不爲繭絲晉陽之民無叛志而若蒼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芻
鷹又若乳虎酷吏之傳有譏詞
蓋聞人生所貴者禮義國家所重者民食故書有鴻
寶不鑄囊蹄之金倉有積粟不羨金魚之貴

蓋聞兵者陰謀多算則勝戰乃死地失律則凶故陸
機辯亾無救河橋之敗趙括爲帥卒喪長平之師
蓋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
屈原竭智盡忠自投汨羅賈誼痛哭流涕遷謫長沙
蓋聞民生於勤勤則不匱故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庶
人謹身節用之常朝而受業夕而講貫士于夙興夜

蘇之理

蓋聞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銀甕丹甕每出於遠至
邇安之世醴泉甘露時見於年和氣淑之朝銀食固
蓋聞水閩水而成川人閩人而成世故潮汐尾閭與
銀漢而泯然相通睿喆聖神與黔黎而同爲一類
蓋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亾故三軍縞素漢高所以發
義帝之喪司隸威儀光武所以致昆陽之勝
蓋聞攻其不意出其不備故三軍雪夜李常侍得成
蔡州之功按兵止營狄武襄已度崑崙之險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蓋聞業患不能精行患不能成故三物寶典必取德
行醇備之儒而九年考校爰重智類通達之士

蓋聞學始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故化民成俗首隆黨
庠術序之教而離經辨志先有祭菜鼓篋之文

蓋聞周轍旣東王綱解紐故是非褒貶雖屬筆削之
微權而禮樂征伐已還朝廷之大典

蓋聞窮且益堅死而不悔故二老餓於首陽恥食周
室之粟四皓遯於商山豈受呂澤之聘

蓋聞不殺爲仁止戈爲武故秦始皇北築長城陳涉

自主於澤中隋煬帝東征遼海李密稱兵於雒口
蓋聞守道爲經達變爲權故狄梁公取中宗於房州
有反周爲唐之偉績于少保立邠王爲景帝奏安內
攘外之鴻勳
蓋聞卑以自牧勞謙有終故信陵救趙不言邯鄲之
功淮陰請王已兆鐘室之禍

蓋聞女爲悅已者容士爲知己者死故七首不中荆
軻慢罵秦王而行刺廁塗豫讓酬恩智伯

蓋聞可乘者勢難得者時故于戈搶攘英雄馳騖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不足海晏河清庸夫高枕而有餘

蓋聞小隱山林大隱朝市故索米長安東方朔陸沉

於金馬山中宰相陶弘景盤桓於松風

蓋聞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清濁剛柔氣質之高下

不同仁義禮智稟賦之大中則一

蓋聞無財之謂貧不學之謂病故結駟連騎端木尚

有富貴之容匡坐彈琴原憲宴然環堵之室

蓋聞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故石崇珊瑚數尺卒殞命

於綠珠元載胡椒八百竟伏誅於夜醮

蓋聞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故玉樹後庭不知遺智井
之恨天魔龍舟未免受番僧之惑則不為地獄天
蓋聞去者日疎來者日親故北邙山下黃牛白犢常
耕公卿之墓田石頭城邊烏雀朱衣不見堂前之燕
子則不為地獄天

蓋聞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詠杜甫石壕村之句耳
不忍聞讀李華古戰場之文情堪墮淚

蓋聞聖人作而萬物睹雷雨沛而草木興故禹會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伐殷紂於孟津不期會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者八百

蓋聞心逸日休心勞日拙故楊雄爲莽大夫甘作符
命以投閣陶潛爲晉處士不同督郵而折腰

蓋聞士固有志各不相謀故呂望垂竿渭水有鷹揚
一世之思子陵坐釣桐江無麟閣圖形之意

蓋聞自用則小好問則裕故芻蕘工瞽俱有可采之
言而衡壁澗槃豈無多聞之士則不為地獄天

蓋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亾故敬天勤
民則國家無傾覆之理縱心逸志則祖宗無可恃之

澤

蓋聞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故居廟堂之上舉念
欲濟生靈處江湖之間一刻不忘君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一世之思于陵坐釣桐江無麟閣圖形之意

蓋聞自用則小好問則裕故多堯玉簪俱有可采也
燈檠生靈貳玉趾之間一校不忘吾父

蓋聞武夫不而憂鋒天不而樂效異廟堂之士舉念
舉則國家無傾覆之理縱心逸志則祖宗無可待之

